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通天樂 第九種 下為上 禁錮婢私議

下為上

福厚之人，存心仁恕，視下人如同子弟。要知奴婢雖是卑賤，亦是父母所生。只因前世不曾修積，所以計過罰令今世貧乏，而致鬻身。當幼稚之時，即離父母，委身主人。業已惟命是從，若因而殘虐之，饑寒之，錮塞之，令其窮愁痛泣，無處控訴，譬如我身當此，又何堪乎。不思一般出世，我得如此，彼竟如彼，是何業債，是何因緣。若不猛醒，凌人傲物，雖不盡如黑婢之以下為上，只恐後世押人窮胎受諸苦楚，悔何及耶。但主婆係一婦人，多不明達，全在家主時加勸諭。凡奴婢之饑寒勤苦病痛，以及夏月之蚊帳，冬來之綿襖，不妨粗厚惟在飽暖。及時婚配，不可誤彼青春。即有小過，念其愚拙，量其癡蠢，寬恕開導。如此存我之厚，而我之福報愈厚矣。

今人凡遇奴婢或錯為一事件，或誤損一器物，即痛加打罵，勸解不恕。試看昔日戶部尚書馬森之父，年四十隻生一子。五歲，夫妻寶愛不啻奇珍，婢偶抱出門失跌傷腦而死。封翁見之，呼婢急速奔逃，自抱死兒泣入。太夫人驚慟幾絕，撞倒封翁者數次，索婢撻之無有。婢歸母家，日夜祝天願公早生貴子。次年遂生森，左腦宛然跌傷赤痕也。要知奴婢犯罪之大者，莫如死其子。此事尚可恕，又何事不可寬乎。按顏茂猷曰：「奴僕下人，天資多蠢。性又好忘，囑之以事，全不記憶。性又多拗，自以為是。氣又多戾，輕於抵對。心又多狠，常存不善。」所以主人呼令，動輒觸怒。其言愈辯，其主愈不平。於是極楚加之，竟有失手或致於死亡者，又多添一大罪業也。九為家長於喚令之時，宜寬以處之，多教誨省嗔怒。主人胸中，亦覺安樂。至於婦人，秉性褊復，不識道理，所以酷毒婢妾者尤甚。主人當婉轉譬諭之。予謂此雖仁人之用心，究皆栽培自己之福也。

西門裡有個薛家汪。這汪當年闊有四十餘丈，深有二三丈。遇陰雨之時，合城的水都流聚於此。日今滄桑更變，淤淺水不多貯。汪旁有一徐寡婦。這婦人生性急燥，毫無仁恕。家中有婢女，名黑丫頭。因他生得黑而體厚，最有氣力，每日在家內聽候呼喚服事。或有一時遲延，或有一事不順，這徐婦不是棍棒，就是拳掌，無日不打。這黑婢打得遍身青腫，這裡腿股才好，那裡手臂又傷，終日勤忙，萬千苦楚，惟有背人流淚而矣。年至二十五六歲，尚不許婚配。也有幾個老人勸他多次，該尋媒偶匹，他全不依從。

大清兵破揚州，首先用大炮只打西門敵台西北角，將城牆打倒，大清兵群擁進城。那時徐婦黑婢，同躲藏在佛龕櫃內。有某將軍領許多兵丁，打開龕櫃，將婦婢驅出。眾兵執著大刀在後跟押，遲走即用刀砍。這婢大哭，口喊寧死不肯隨去。那將軍叫兵緊隨不放。黑婢走至汪邊向汪內一跳，身沉到底。領兵的將軍見了大怒，即著慣會水的兵，跳下水將婢拉將上來。將軍急叫換了乾衣服，細看雖然體略黑色，卻敦厚有福。因吩咐徐婦道：「我把這丫頭交與你老婦時刻看守。倘有走失，就將你殺了抵命。徐婦只得應諾。苦勸緊跟，到平山堂營寨內。原來這將軍年約三十餘歲，尚未有妻室。那時兵丁擄來許多美貌婦女，不知何因，反選中了黑婢。不幾日成婚，即令徐婦時刻服事，如有怠惰即加重處。徐婦無奈，只得含羞掃地供食諸事，小心慇懃不敢違拗。這黑婢雖然體厚腳大，此時穿了好衣，戴了好飾，竟十分福相。豈知他全不計較徐婦往日打他的仇恨，反寬待他。這徐婦也知趣，分外尊敬。聞知後來黑婢生了三子，俱襲武職，榮貴偕老。徐婦服事二十餘年，至康熙初年才壽終。婢女轉做了上人，主婆反做了下人，可見世事那裡定得。要知黑婢有此大量，方有此大福也。

禁錮婢私議

男女匹配，理合陰陽。人雖有貴賤之分，若年至長成，其芳隅泣私各有之。奈何有等家長，於自己兒女，即要及時婚配，至於丫鬟婢女，雖至二三十歲，尚不令知夫婦之倫。意在無夫之女，易於服役，若經婚配，即分事主之勤。殊不知光陰迅速，青春易過，每有倚市誨淫，招搖苟合。且怨女曠夫，上干天和，下絕人紀，損德敗俗，莫此為甚。今雖諄言苦勸，其奈聽如不聽。予之愚見，全賴在位賢官長，力挽頹風，於每年十月初，(食乞)令各鄉保，挨家通查，某某家有婢女，幾人幾多歲，不論城鄉，大家小戶，總不過二十歲，或外嫁經紀平人，或內婚本家童僕，俱於歲內盡行配合。如不依從，許令婢之父母親族具呈領回婚嫁。不許給當賣身價，亦不許藉情略賣遠地。其有隱匿不報，或婢身孤子，過期不配者，許地鄰舉首重究，仍將婢擇貧男無妻者配之。如此則人皆有室家之好，淫風止而德甚大矣。